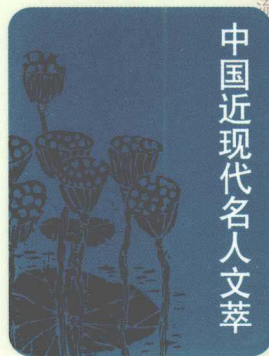


散文
还乡杂记
长江上
岳阳楼
古渡头
流亡曲
忆记
小说
小收入
网外
乡导
过年
肖线
车一夜
先生
湖上
中篇小说
散文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cui
Yezi Wenji

叶 紫 | 文集

叶紫◎著 书林◎主编

丰收
火
电网外
乡导
杨七公公过年
夜哨线
电车上
山村一夜
校长先生
湖上
中篇小说
散文
故乡杂记
长江轮上
岳阳楼
古渡头
雨飘
夜半歌
雨飘
杨七公公过年
夜哨线
电车上
山村一夜



綫裝書局

散文
 还乡杂记
 长江上
 岳阳楼
 古渡头
 亡曲
 亿记
 小说
 收火
 网外
 乡导
 过年
 线上
 车一
 夜生
 湖上
 中篇小说
 散文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cui
 Yezi Wenji

叶紫文集



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
 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风景
 无论是欢乐还是伤痛
 都是大师们人生苦旅跋涉后留下的真实印记

叶紫◎著
 书林◎主编

丰收
 火网
 外乡
 过年
 公过
 线
 夜哨
 山村
 一夜
 校长
 先生
 湖上
 中篇小说
 散文

还乡杂记
 长江上
 岳阳楼
 古渡头

夜雨飘
 忆

杨公公
 线
 车
 上
 夜
 生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紫文集 / 叶紫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6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 书林主编)

ISBN 978-7-80106-957-3

I. 叶… II. 叶… III. ①叶紫(1910~1939)—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8603 号

叶紫文集

著 者: 叶 紫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 版: 燕 顺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36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散 文

还乡杂记	003
长江轮上	011
岳阳楼	016
古渡头	019
流亡	024
夜的行进曲	033
夜雨飘流的回忆	036
行军散记	041

短篇小说

丰收	055
火	094
电网外	115
乡导	138

杨七公公过年	150
夜哨线	174
电车上	193
山村一夜	198
校长先生	226
湖上	234

中篇小说

星	249
---------	-----

散 文

还乡杂记

一、湖上

太阳快要挤到晚霞中去了，只剩下半个淡红色的面孔，吐射出一线软弱的光芒，把我和我坐的一只小船轻轻的笼罩着。风微细得很，将淡绿色的湖水吹起一层皱纹似的波浪。四面毫无声息。船是走得太迟缓了，迟缓得几乎使人疑心它没有走。像停泊着在这四望无涯的湖心一样。

“不好摇快一点吗？船老板。”

“快不来啊！先生。”船老板皱着眉头苦笑了一笑。

我心里非常难过，酸酸地、时时刻刻想掉下泪来：什么缘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我总觉得这么一次的转念还乡，是太出于意料之外了。故乡，有什么值得我的怀恋的呢？一个没有家，没有归宿的年轻孩子，飘流着在这一个吃人不吐骨子的世界，家、故乡、归宿什么啊？这些在我的脑子里，是找不出丝毫痕迹的。我只有一股无名的悲愤，找不到发泄的无名的悲愤：对故乡，对这不平的人世，对家，也对自己。

然而，我毕竟是叫了一只小船，浮在这平静的湖水中，开始向故乡驶去了。为什么呢？单纯的友谊吧？是的，如果朋友们都健康无恙，也许我还不至于转念还乡；不过，这只是一个片面的原因啊。还有什么呢？隐藏着在我的心中的，是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我牢牢地闭着眼睛，把一个为儿子流干了老泪的、白发的母亲的面容，搬上了我的脑海。

我又重新地感受到烦躁和不安。

我轻轻地从船舱中钻出来，跳到船头上。船老板望着我做了一个“当心掉下水去”的眼色，我只点了一点头，便靠着船篷，纵眼向湖中望去。

太阳已经全身殒灭了。晚霞的颜色反映到湖面上成了一片破碎的金光。前路什么都瞧不见，水平线上模糊的露出几片竹叶似的帆尖，要好久好久才能够看到那整个的船身出现；然后走近，掠过，流到后方……后方，便是我们这小船刚才出发的×县城了。虽然我们离城已有十来里路了，但霞光一灭，那城楼上面的几点疏星似的灯光，却还可以清晰的数得出来。

“啊！朋友们啊！但愿你们都平安无恙！”我望着那几点灯光默祝着，回头，我便向船老板问道：

“走得这样慢，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豪镇呢？”

“急什么啊？先生。行船莫问。反正你先生今晚非到豪镇住宿一夜不可。到益县，要明天下午才有洋船呀。”

“是的！不过你也要快一点呀！”

船老板又对我苦笑了一笑。我们中间只沉默了四五分钟；然后，他便开始对我说了许多关于他们的生活的话。他说：他们现在的生意是比从前难做了。湖中的坏人一天一天的加多。渡湖的客人不大放心坐民船，都赶着白天的大洋船去了。所以他们一个月中间做不了几趟渡湖的生意。养不活家，养不活自己。虽然湖中常常有人来邀他入伙，但他不愿意干那个，都是太坏良心的事情……

我没有多和他答话。一方面是我自家的心绪太坏了，说不出什么话来；一方面我对他这一席不肯入伙的话，也怀着一点儿“敬而远之”的恐怖的心境，虽然我除了一条破被头以外别无长物。

到豪镇是午夜12点多钟了。我在豆大的油灯下数了三串铜板给他做船钱，他很恭敬地向我推让着：

“先生，多呢。两串就够了。”

“不要客气，太少了。”

他接着又望我笑了一笑，表示非常感激的样子。我这才深悔我刚才对他的疑心是有点太近于卑劣的。

二、在小饭店中

在小饭铺中，两天没有等到洋船，心里非常焦躁。

豪镇，是一个仅仅只有十多家店铺的小口岸。因为地位在湖和江的交流处，虽然商业不繁盛，但在交通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只有四五年不曾从此经过，情境是变得几乎使人认不出来了。几家比较大的商店都关了门，门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封条和债主们的告白。从门缝里望进去，里面阴森森，堆积着几寸厚的灰尘，除了几件笨重的什物以外，便什么都没有了。

小饭铺也比从前少了两三家，为的是生意太冷淡了。来往的客人，花二三百钱住宿是有的，吃饭的却一天到晚难遇到一两个。因为客人出门谁都愿带干粮，不愿花一千或八百钱来吃一餐饭。所以小饭铺也一天一天稀少了。就算是光留客人住宿吧，也还要自己家里有年轻的媳妇儿或女儿，在店外招揽客人才行啊。

我住的这一家小饭铺，是一个中年的寡妇开的。她有一个8岁的儿子和一个11岁的童养媳。三个人的生活，总算还能够靠这小饭铺支持下来。

“你说你们的生意没有她们几家的好，那是什么原因呢？”实在闷得心焦起来了，我便开始和这中年的寡妇搭讪着。

“还有什么原因呢？她们家家都有年轻的标致的女人。”

“你为什么也不去找一两个来掌柜呢？”

“哪里找啊！自己太老了；媳妇儿太年轻了！唉！死路一条啊。先生！”

“死路一条？”我吃了一惊地瞪着眼睛望着她。她的脸色显得非常阴郁了。眼角上还滚出来一挂泪珠儿。

“是啊！三个人吃；还要捐、税，团防局里月月要送人情，客人又没有！”

“啊！”我同情地。

“还有，还有，欠的债……”她越说越伤心了，样子像要嚎啕大哭起来。

我没有再作声。

突然，外面走进了一个穿长袍、手上带着金戒指、样子像一个读书人的。老板娘便搓了搓眼泪跑去招呼了。

我便独自儿跑出店门，在江边闲散着。洋船仍旧没有开来的。为着挂念那几个病着的朋友，心中更加感到急躁和不安。

吃晚饭的时候，那个戴金戒指的人坐在我的对面，老板娘一面极端地奉承他，一面叫那个大冬瓜那么高的媳妇儿站在旁边替我们添饭。

那个家伙的眼睛不住的在那个媳妇儿的身上溜来溜去。

晚饭后，我又走开了，老远的仿佛看到那个家伙在和老板娘讲什么话儿。老板娘叹一阵气，流一阵泪，点了一点头，又把那个冬瓜大的媳妇儿看了两眼。以后，就没有说什么了。

我不懂他们是弄的什么玄虚。

夜晚，大约是12点钟左右吧，我突然被一种惨痛的哭声闹醒来了。那声音似乎是前面房间里那个小媳妇儿发出来的，过细一听，果然不错。

我的浑身立刻紧张起来。接着，便是那个家伙的声音，像野兽：

“不要哭！哭，你婆婆明天要打你的。”

然而，那个是哭得更加凄惨了。我的心中起了一阵火样的愤慨。我想跑过去，像一个侠客似的去拯这个无辜的孩子。但是，我终于没有那样做，什么原因？我自己也想不清楚。

这一夜，我就瞪着眼睛没有再入梦了。

三、变了

离开豪镇是第三天的下午一点钟。在小洋船上，我按住跳动的心儿，拿着一种冷静的、残酷的眼光，去体认这个满地荒凉的、久别了的故乡的境况。当小洋船驶进到毛角口的时候，我的心弦已经扣得紧紧了。

羊角，沙头……一个个沿河的村落，在我的眼前渐渐地向后方消逝了。我凝神地，细心地去观察这些孩提时候常到的地方。最初，我看不出什么变动：好像仍旧还是这么可爱的、明媚的山水；真诚的、朴实的、安乐无忧的人物。我想把我孩提时代的心境重温过来，像小鸟一样地去赏玩那些自然界的美丽。可是，突然，我的眼睛不知道是怎样的一花，我面前的景物便完全变了。我看到的不是明媚的山水，而是一个阴气森森的、带着一种难堪的气味的地狱。村落，十个有九个是空空的，房屋很多都坍翻了，毁灭了，田园都荒芜了。人，血肉都像被什么东西吸光了，只剩下一张薄皮包着骨子，僵尸似的，在那里往来摇晃着，饥饿燃烧着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发出一种锐声哀叫。不仅是这样啊！并且，我还看见了一些到处都找不到归宿的、浮荡的冤魂，成群结队地向我坐的这个小洋船扑来了。我惊慌失措地急忙躲进到船舱里，将眼睛牢牢地闭着，不敢打开。这样一直到天黑了，船也靠了岸了。我才挤入人丛中，夹着那一条破被条儿，在益县的万家灯火中，渡过小河，向自己的村庄走去。

心里感到一种异样的羞惭与恐怖。要不是为着几个病着的朋友，我真懊悔不应当回家的。在外飘流了四五年，有一点点成绩能够拿出来给关心我和期望着我的人们看呢？什么都没有啊！我自己知道；除了一颗火样的心和一个不曾污坏的灵魂之外。

惶恐地，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低着头，在这一条黑暗的小石子路上走着，想着……

是什么时候跑到家的，我记不起来了。

小油灯下，白发的妈妈坐在我的对面。我简单地向她说明了这一次回家的原因之后，便望着她伤心地痛哭起来。她也流泪了，无可奈何地，她只好用慈祥的话儿向我抚慰着：

“孩子！你不要急，不要哭！妈是会原谅你的。急又有什么用处呢？赶快把朋友的事情弄好了，仍旧去奔你的前程去。这世界，不要留在这里。你知道吗？家里的情形全变了啊……”

“变了？”我揩干了眼泪。

“是的，变了！现在是有田不能种了。捐、税、水、旱……闲着又捞不到吃的。而且很多事都坏了。明天，你看，偌大一个村子里，寻不到两三个年轻人。田都荒了啊！……”

“那是什么原因呢？六哥、汉弟弟、槐清、太生，不都是年轻人吗？……”

“变了啊！明天你就知道的。”

我带着惊异的眼光，和妈妈对坐到天亮。

不一会儿，族伯父、叔父、姑爹……四五个老头儿，都眼泪婆娑地跑来了：

“德哥儿，回了，你好呀！”

“好？……”我心里感受到一阵刀割样的难过，“你们各位老人都好呀？”

“好？！”凄然的。

“六哥呢？”

“你六哥！……”

“汉弟弟呢？……”

“汉弟！……”

于是有两个便放声大哭起来了。一边断续地说：“还是德哥儿你们读书人好！……不管天干，不管大水，不要完租纳税……可以到处跑！像你六哥……唉！你汉弟死得好苦啊！……田没有人种！我们，老了！

……德哥儿，你看，外面的田！呜，呜——”

“啊！”我半晌做不出声来。是的，我是一个“读书人”！多么安逸的读书人啊！像有一根烧红了的铁索，把我的浑身捆得绷紧！我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是的，一切都变了！索性变罢！妈的！把这整个儿世界都变了罢！”我随着伯叔父们到荒芜了的田园中去查看了一阵，心里不觉得是这样的叫了起来。

四、有什么值得我的留恋呢？

在家里住了两天，跑到两个朋友家里，告诉了朋友们的病况，要他们派人到×县医院去招呼。之后，我就没有出过大门了。我还没有预备即刻就离开故乡。一方面我是不放心朋友们，想等一个平安的消息；一方面，我是被某一种心情驱使了，本想把这一个破碎不堪的故乡，用一种什么方法去探索它一个究竟。

最初，我恳切地询问我的妈妈、伯叔们，我没有得到要领！他们告诉我的虽然也有不可抑止的悲愤，但那只是一些模糊的、浮表的大概。不安天命，好像是那些不幸的年轻兄弟，也都有些咎有应得似的，我也没有多问了。一直到我的一位也被称为读书人的表哥特地跑来看我的时候。

表哥是一位书呆子的小学教师，在小时候，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们特别说得来。他一到我家里，便把我拖到外面：旷野、山中、小小的湖上……。我们没有套言，没有顾忌，任性的谈到天，谈到地，谈到痛苦的飘流，然后又谈到故乡的破碎和弟兄们的消散。最后，他简直感愤得几乎痛哭失声了：

“……德弟，这一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大水后，又是一年干旱。大家都没得吃！还要捐，他们年纪轻轻，谁能耐得住，搞那个，是真的！

我亲眼看见的！他们还来邀我，我……唉！德弟，如何能怪他们啊！讲命运，是死！不讲命运，也是死！德弟！他们，多可怜啊！只有一夜，一夜，唉！唉！你看！……”

他越说越伤心了。我的眼泪烫热烫热地流下来。我什么都明白了。我认着每一个小小的墓碑，深深地留下一个永恒的纪念。

过度的悲伤，使我不愿意再在这一个破碎的故乡逗留了，只要朋友们能够给我一个平安的消息。然而，我终于连这一点儿最渺小的希望都破碎了。过了一天，一个朋友的哥哥泪容满面地跑来告诉我：他的弟弟，当他跑到×县医院中去探问的时候，已经不治了！是医院不负责，是他带少了钱。还有一个呢，据说也是靠不住的。

我仰望着惨白的云天，流着豆大一点的忏悔的眼泪。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不但是失掉了可爱的年轻的兄弟，就是连两个要好的朋友都别我而走了！孤独、感伤，在这人生的艰险的道路上，我不知道我将要怎样的去旅行啊！

终于，我又咬紧着牙关，忍心地离别了我的白发老母，夹着那一条破被条儿，悄悄地搭上了小洋船，向这渺茫的尘海中闯去！

故乡有什么值得我的留恋呢？要是它永远没有光明，要是我的妈妈能永远健在，我情愿不再回来。

（原载于1934年7月27日至31日《中华日报》副刊《动向》）

长江轮上

深夜，我睡得正浓的时候，母亲突然将我叫醒：

“汉生，你看！什么东西在叫？……我刚刚从船后的女茅房里回来……”

我拖着鞋子。茶房们死猪似的横七横八地倒在地上，打着沉浊的鼾声。连守夜的一个都靠着舱门睡着了。别的乘客们也都睡了，只有两个还在抽鸦片，交谈着一些令人听不分明的、琐细的话语。

江风呼啸着。天上的繁星穿钻着一片片的浓厚的乌云。浪涛疯狂地打到甲板上，拼命似的，随同泡沫的飞溅，发出一种沉锐的、创痛的呼号！母亲畏缩着身子，走到船后时，她指着女厕所的黑暗的角落说：

“那里！就在那里……那里角落里！有点什么声音的……”

“去叫一个茶房来？”我说。

“不！你去看看，不会有鬼的……是一个人也不一定……”

我靠着甲板的铁栏杆，将头伸过去，就有一阵断续的凄苦的呜咽声，从下方，从浪花的飞溅里，飘传过来：

“啊哟……啊啊哟……”

“过去呀！你再过去一点听听看！”母亲推着我的身子，关心地说。

“是一个人，一个女人！”我断然回答着，“她大概是用绳子吊在那里的，那根横着的铁棍子下面……”

15分钟之后，我遵着母亲的命令，单独地、秘密而且冒险地救起了那一个受难的女人。

她是一个大肚子，一个40岁上下的乡下妇人。她的两腋和胸部都差不多给带子吊肿了。当母亲将她拉到女厕所门前的昏暗的灯光下，去盘问她的时候，她便眯着一双长着萝卜花瘤子的小眼，惶惧地、幽幽地哭了起来。

“不要哭呢！蠢人！给茶房听见了该死的……”母亲安慰地、告诫地说。

她开始了诉述她的身世，悲切而且简单：因为乡下闹灾荒，她拖着大肚子，想同丈夫和孩子们从汉口再逃到芜湖去，那里有她的什么亲戚。没有船票，丈夫孩子们在开船时都给茶房赶上岸了，她偷偷地吊在那里，因为是夜晚，才不曾被人发觉……

母亲朝我悠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两条性命啊！几乎……只要带子一断……”回头再对着她，“你暂时在这茅房里藏一藏吧，天就要亮了。我们可以替你给账房去说说好话，也许能把你带到芜湖的……”

我们仍旧回到舱中去睡了。母亲好久还在叹气呢！……但是，天刚刚一发白，茶房们就哇啦哇啦地闹了起来！

“汉生！你起来！他们要将她打死哩！……”母亲急急地跺着脚，扯着我的耳朵。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爬起来了。

“谁呀？”我睡意朦胧地，含糊地说。

“那个大肚子女人！昨晚救起来的那个！……茶房在打哩！……”

我们急急地赶到船后，那里已经给一大群早起的客人围住着。一个架着眼镜披睡衣的瘦削的账房先生站在中央，安闲地咬着烟卷，指挥着茶房们的拷问。大肚子女人弯着腰，战栗地缩成一团，从散披着的头发间晶晶地溢出血液。旁观者的搭客，大抵都像看着把戏似的，觉得颇为开心；只有极少数表示了“爱莫能助”似的同情，在摇头、吁气！

我们挤到人丛中了，母亲牢牢地跟在我的后面。一个拿着棍子的歪眼的茶房，向我们装出了不耐烦的脸相。别的一个，麻脸的、凶恶的家伙，睁着狗一般的黄眼睛，请示似的、向账房先生看了一眼，便冲到大